

傳記文學叢刊

細說元朝

黎東方著



米大	22.249
登錄	19011

內訖

細說元朝

黎東方著



傳記文學叢刊之三七

自序

元朝的歷史最難讀，也最難寫，最難細說。

謝謝新生報王社長、童副總編輯，與有關的幾位先生，他們勉勵我闢這一關。

我在闢關的中途，生了一場大病，幸虧有丁農、田可高、與林克炤三位醫士與幾位親友救了我。病後，我未敢等待健康完全復原，便鼓起餘勇，把這關闢完。

闢完了關以後，我又把若干章澈底改編了一下，讓單行本比連載的原稿眉目清楚一些。

每一種斷代史，都是終生研究也研究不完的，而元朝這一代尤其是如此。這一部「細說元朝」只不過是我個人關於元朝的研究的開端而已，同時也算是貢獻給未來的同好之士一種鋪路工作。

在我以前，柯紹忞與屠寄，以及錢大昕、沈曾植，與王靜安先生、姚從吾與札齊斯欽兩位教授，法德日美的若干蒙古史專家，也曾經爲我鋪了路。

現在，我又得暫時放下元朝，準備我的次一工作：「細說宋朝」了。

目錄

自序

一	源遠流長	一
二	寡婦孤兒	二二
三	失妻，奪回	三〇
四	盟兄分手	三四
五	義父信讒	四八
六	吞併南部乃蠻	五二
七	吞併北部乃蠻	五六
八	受推爲「成吉思可汗」	五九
九	組織雛型的帝國政府	七二
一〇	討伐西夏	七七
一一	受畏吾兒之降	八六

一二	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九三
一三	囊括西遼舊壤	九六
一四	消滅花剌子模	一〇三
一五	擊潰欽察人與俄羅斯人	一一三
一六	伐金	一二〇
一七	滅金	一四三
一八	金宋之間	一五九
一九	宋與蒙古之間	一六五
二〇	蒙古漢軍	一八六
二一	成吉思可汗的遺產	一八九
二二	斡歌歹、古余克、蒙格、三個可汗得位的經過	一九六
二三	阿里不哥、昔里吉、海都、乃顏、先後都要和忽必烈搶奪可汗的大位	二〇三
二四	海都對鐵木耳可汗也不承認	二一一
二五	碩德八剌以後、八個可汗的繼位糾紛	二二三
二六	蒙古可汗與元朝皇帝的名單	二四四

二七	耶律楚材	二一七
二八	耶律鑄、察罕、孛魯合	二二八
二九	王文統	二三一
三〇	姚樞	二三五
三一	阿合馬	二三九
三二	盧世榮	二五〇
三三	桑哥	二五五
三四	完澤	二六二
三五	脫虎脫	二六三
三六	六部	二六六
三七	中央的其他機構	二七〇
三八	行省	二七二
三九	達魯花赤	二八二
四〇	路、府、州、縣	二八四
四一	其他的地方機構	二九七

四二	四大汗國	二九八
四三	馬兒科·坡羅	三〇二
四四	對日本的戰事	三一
四五	對占城與安南的戰事	三一四
四六	對爪哇的戰事	三一八
四七	對金齒、緬國、與八百媳婦的戰事	三二一
四八	對高麗的戰事	三二六
四九	「羣盜」	三三三
五〇	諸儒	三三六
五一	經學	三四一
五二	史學	三四四
五三	文學	三五〇
五四	成宗鐵木耳	三五九
五五	武宗海山	三六六
五六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三七一

五七	英宗碩德八刺·····	三七六
五八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三七九
五九	文宗圖帖睦爾·····	三八四
六〇	惠宗（順帝）妥懽帖睦爾·····	三九一

一 源遠流長

「蒙古」這一個名詞，寫成蒙文是：ᠮᠤᠩᠭᠤᠯ，牠的字義，並不是彭大任所說的「銀」（黑韃事略），也不是蕭特（Schott）所說的「勇士」（大英百科全書 *Mongols* 條），而是「永恒的河」。聲先作如此解釋的，是札齊斯欽教授（姚譯蒙古祕史第五十二節附註）。

我以爲這「永恒的河」不僅僅是預祝幸運的部落之名。牠確有所指，而所指的是「蒙兀室韋」之北的「望建河」。望字的古音從 *m*，不從 *w*。今天的上海話，仍把「望」讀成「芒」，去首。建字的古音，從 *k* 或出氣的 *g*，不從 *j* *h*。今天的臺灣話，仍把「建」讀成「給因」，去聲。

望建河與蒙兀室韋，見於舊唐書室韋傳。看室韋傳的口氣，很像是把整個的黑龍江都稱爲望建河。「永恒的河」四字，黑龍江自然是當之無愧。即使，我們追步津田左右吉與王靜安（國維）先生的後塵，用嚴格的標準檢討室韋傳，說牠的作者誤於傳聞，事實上望建河並非整個黑龍江，而是黑龍江上游的一支：源出俱輪泊（呼倫泊）的額爾古納河。然而，這額爾古納河從呼倫

泊流到與石勒喀河匯合而成黑龍江之處，也够寬够長，够得上稱爲「永恒的河」。

蒙兀室韋，只是室韋的若干部落之一。與蒙兀室韋夾建河而對峙的，有「落俎室韋」。在他們的西邊，有「大室韋」，「大室韋」的西邊，有「東室韋」。東室韋的西邊，有西室韋。西室韋的西南邊，是呼倫泊。呼倫泊的西南，有葛塞支部落，移塞沒部落，烏素固部落。烏素固部落與當時的回紇相鄰接。此外，在柳城（熱河朝陽）的東北，直至大興安嶺的山麓，也都有若干室韋部落。

這些室韋部落，在漢朝不曾有人說過，很像是到了北魏之時，才突如其來、出現於今日的興安、遼北兩省。事實上，他們的祖先，早就生活繁衍於這個區域了。室韋二字，依照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看法，與鮮卑二字同音同義，是一個名詞的兩種譯法。

鮮卑這一個名稱，常被漢朝以後的史家濫用，因此而兼指了很多的部族與部落。真正的鮮卑，只是東胡的西支。他們的領袖檀石槐，於東漢桓帝之時成爲今日內外蒙古的霸主，「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檀石槐死於靈帝光和年間（西元一七八至一八三），傳位給兒子和連。和連死後，和連的姪兒魁頭繼位。其後，和連的兒子騫曼與魁頭爭位，鮮卑因而中衰。魁頭死後，魁頭的弟弟步度根，與鮮卑的另一新與領袖軻比能分據東西，而軻比能的勢力較大。

兩晉南北朝時代的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乞伏氏、禿髮氏，皆被稱爲鮮卑。慕容氏之爲

鮮卑，沒有什麼問題。（我在細說清朝上冊第三頁，把慕容氏的燕列進了東胡的東支，附此更正。）拓跋氏，伯希和以爲是在語言上屬於突厥語系，然而他所據以判斷的拓跋氏詞彙極少，因此而他的說法迄今仍未成爲學術界的定論。我們姑且仍依魏書，把拓跋氏認作鮮卑。宇文氏呢，曾經被稱爲「烏丸鮮卑」，顯然就是烏桓，屬於東胡的東支，與女真滿洲相近。乞伏氏起家隴右，禿髮氏發跡河西，這兩氏是否鮮卑，亦成問題。禿髮氏又似乎與拓跋氏本爲一家，如果拓跋氏是鮮卑，禿髮氏便可能也是鮮卑了。

室韋的名稱，最初見於魏收的魏書，寫作「失韋」。魏收說，失韋人的語言，和庫莫、奚、契丹、豆莫婁，等國的人相同。唐朝李延壽編「北史」，把失韋改寫爲室韋，補充了一些部落的名稱，並且說，「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室韋。」五代後晉的劉昫編舊唐書，把部落的名稱增加了很多，其中的一個便是望建河之南的蒙兀室韋。

薛居正的舊五代史，說契丹在唐僖宗之時出了一位國王，名叫汜丹。此人「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殘食諸郡、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這一位汜丹，是遼太祖以前的契丹領袖。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對室韋各部落頗用了幾次兵。就大體來說，室韋各部落對契丹的帝室相當服從。

脫脫所主修的遼史，成於元朝末年。當時的史臣很諱言元朝祖先對遼的關係，他們只在道宗

本紀留下了兩條「萌古國遣使來聘」。一條在道宗太康十年二月，一條在同年三月（宋神宗元豐六年，西元一〇八三）。道宗的繼位者天祚皇帝受女真打擊，常得「謨葛失」援助。這謨葛失三字很像是人名，其實，「謨葛」是「蒙兀」與「萌古」的異寫，「失」與舊唐書突厥傳的「設」相同，意思是君長。

謨葛失一面援助遼朝的天祚皇帝，一面也和新興的女真建立友好關係。金史太祖本紀說，「天輔六年五月，謨葛失遣其子趙尼格貢方物。」天輔六年相當於遼朝天祚皇帝的保大二年，宋朝的徽宗宣和四年，西元一一二二。

這位趙尼格，我們在現有的蒙古史料之中找不出來。應該詳細記載蒙古及其帝室先世的金史，把金對蒙古和戰的事閃爍其詞。這不怪職司記載的金之史臣，而該怪寫定金史的元之史臣。金史章宗本紀，提起了「北邊」的軍事，而並不說明「北邊」的敵人是誰，只一度說出帶兵官移刺覲等爲「廣吉刺部兵所敗，死之。」王靜安先生說，這廣吉刺部便是元朝祕史中之中的「翁吉刺」，舊元史之中的「弘吉刺」。

蒙兀室韋在金朝的時候已經發展爲一大部族，被政府稱爲「萌骨部族」。室韋的其他部落，先後遭受遼金兩朝的政府打擊或吸收，多數不再被人提起。

蒙兀部族及其血統相近的人向南延伸，到達了呼倫泊、貝爾泊、喀爾喀河（合答斤族及撒勒

只兀惕族）；向西延伸，到達了斡難（鄂嫩）河與克魯倫河的河源（孛兒只斤族）；向西北延伸，到達了貝加爾湖沿岸（篋兒乞惕族與瓦剌族）；向西南延伸，到達了陰山山脈之北（汪古族）。

蒙兀人何以能够起來得如此之快，是歷史上的一個謎。他們的子弟參加了金朝政府的乂軍（稱爲「萌骨乂」），可說是轉弱爲强的原因之一。不過，十幾個其他的部族也參加了乂軍。蒙兀人的發祥地，比起其他的室韋部落，是除了落俎室韋以外，離開遼金二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謂最遠，因此而遭受打擊的機會較少，於是休養生息，形成一個大國。

這個新興的大國，雖則在金太宗天會七年（一一二五）「舉部降金」，却在十七年以後，使得金朝政府爲其所「困」（宋史、洪皓傳）。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之時，政府的大軍便不得不一再、再而三、有事於「北邊」了。大定七年（一一六七），負責征剿萌骨的是移刺子敬；大定十年與十一年（一一七〇與一一七一），是（完顏）宗叙；大定十七年（一一七七），是完顏覲古；明昌六年（一一九五）至承安三年（一一九八）是夾谷清臣、右丞相（完顏）襄、與（完顏）宗浩。移刺子敬、（完顏）宗叙，完顏覲古，這三人和蒙兀部族的何人交手，無考。夾谷清臣的對手方，據王靜安先生考證，是呼倫泊之東的合答斤族與撒勒只兀特族。右丞相（完顏）襄的對手方，本是蒙兀的某一氏族，却因偏軍被阻轢（韃靼）所包圍，於是改向韃靼進攻，追他們

追到了呼倫泊西北三百多里的斡里札河（烏里襟河）。（完顏）宗浩的對手方，是廣吉刺（翁吉刺）部長忒里虎，合底忻（合答斤）部長白古帶，山只昆（撒勒只兀惕）部長胡必刺。白古帶與胡必刺均向（完顏）宗浩屈服。胡必刺告訴宗浩說，在他的山只昆部之中，有「必烈土」，住在移米河（伊敏河），「不肯偕降，乞討之」。王靜安先生以爲這必烈土便是蒙古秘史之中的「別勒古訥惕」。所謂別勒古訥惕，原爲朵奔篋兒干第二個兒子別勒古訥台的後代，正如成吉思可汗是朵奔篋兒干第五個兒子李端察兒的後代。

有人說，李端察兒不是朵奔·篋兒干的第五個兒子，而是朵奔·篋兒干第三個兒子。又有人說，李端察兒根本不是朵奔·篋兒干的兒子，而是他的寡婦阿蘭美人與「一道白光」之神所生的兒子。

李端察兒在成吉思可汗的祖先之中，佔有承前啓後的地位。在李以前，有過十二代；在李以後，也有過十二代。從第一代的祖先，名叫「蒼狼」的數起，數到二十五代，便是成吉思可汗，而李恰好是第十三代。

蒼狼的名字，在明朝初年被人從蒙古話譯成北平話寫作李兒帖·赤那（蒙古秘史）；在清朝初年又被人寫作博爾忒·漆諾（蒙古世系譜）。伯希和寫成法文，是 *Bort-Cino*；海尼士（E. Haenisch）寫成德文，索性譯意而不譯音，*ein grauer Wolf*。海尼士顯然是把蒼

狼不看作人名，而斷定爲神話中的角色。在這小小的枝節上，海尼士比起伯希和來，可謂略遜一籌。

新元史的作者柯紹忒，比起舊元史的主編人宋濂，也是略遜一籌。宋濂懂得孔子「斷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汗的祖先只從字端察兒講起。柯紹忒有了蒙古祕史作爲參考，本有把歷史上推的權利，却不該盲目地抄襲波斯人喇錫德·埃德丁(Rashid ed-Din，舊譯「拉施特」)的「集史」，說「蒙古之先，出於突厥」。這與「蒙古世系譜」的著者把成吉思汗的祖宗說成印度人，同樣荒謬。

蒙古祕史是一部極好的史料，而其中的問題極多。能研究這些問題的一個或若干個，便足夠資格受博士學位。我有一位美國朋友，約翰·史屈特(John Street)，便是因研究了蒙古祕史寫成時的蒙文文法，而獲得博士學位，並且進一步執教於威士康辛大學的。此外又有一人，因研究明初蒙古祕史的華文音譯，說出當時漢字的讀音，也得了博士而在另一個州立大學教書。

蒙古祕史的第一段，據明初譯本，是說蒼狼與白鹿先渡過「騰汲思湖」，才來到幹難河源頭的布兒罕山(舊譯「不爾罕」)。這「騰汲思湖」指的是什麼湖？就是一篇博士論文的好題目。原來在蒙古文裏面，「騰汲思」便是湖。這個「騰汲思湖」，豈不是「湖湖」了麼？伯希和無理駁一套，乾脆把牠翻譯成「海」。祕史的蒙文原文，本只有 *tinggis* 一個字；只有該書的漢文

部份才加上了一個「湖」字作尾巴。

然而，*tinggis* 究竟是湖還是「海」呢？姚從吾教授在他的新譯文裏，譯爲「大海」。札奇斯欽教授在下面作一註解，說：「騰汲思在蒙文中非專名，乃是海或大湖的意思；但在現代蒙古語中已不常使用，惟喀爾馬克人仍稱裏海爲 *Kuke Tinggis*。」

也許，蒼狼先生和他的太太白鹿女士，是來自貝加爾湖的那一邊罷！貝加爾湖，比起裏海來，更是既像湖，也像海呢！

在成吉思可汗的時候，貝加爾湖的東邊與西邊，都有蒙古人。他們屬於篋兒乞特族 (*Mer-kis*) 與瓦剌族 (*Oirats*)。然而，在蒼狼先生與白鹿女士之時，亦即早於成吉思可汗二十四代之時，我們便不敢再說當時能有蒙古人在貝加爾湖的那一邊了。色楞格河下游，直至唐朝中葉，爲屬於突厥語系的回鶻部族 (*Uighurs*) 所佔據。鄂爾渾河流域，是突厥本族 (*Turks*) 的地盤。土拉河流域，在成吉思可汗之時，是克烈族 (*Kerats*) 的領土。克烈族是蒙古人，還是屬於突厥語系的人，今天還沒有定論，而相信他們是屬於突厥語系的學者較多。(當然，語言和血統不一定是符合的，說突厥話的人未必就是突厥人。反之，說蒙古話的，也未必是蒙古人。)

最初見於中國歷史官書的「蒙古人」，是額爾古納河之東，黑龍江之南，大興安嶺之西，呼倫泊之北的「蒙兀室韋」。那時候，是唐朝初年，西元第七世紀，比成吉思可汗早六百年。室韋